

新年與港人的小販鄉愁

文/賤輝
圖/katherine
排版/pan

農曆新年作為農耕社會傳承過來的節日，在現代化、都市化的香港，早已沒什麼實際的內涵，甚至連特別的感受都稱不上。對很多港人來說，農曆新年與其說是一個節日，毋寧說是一個假日，很多人早早就買好機票，出外旅行避年，跟聖誕、復活節假期無異。

然而農曆新年畢竟是一個節日，節日從來都關乎我們的身份與文化根源。新年作為華人社會最重要的節日，很容易就喚起我們的國民身份認同，但港人一貫對當中的華人傳統文化並不怎麼感冒，近年來反而對各區街頭出現的小販市集特別雀躍，這無疑標示著港人越來越珍視香港本土文化，亦為農曆新年賦予新的內涵。

如果說舊日新年是物慾（食物、衣服）得到滿足，那麼如今香港的新年則是懷舊情感的滿足。我們常常認為過年是辭舊迎新的節日，但其實我們的情感不一定是期盼，更強烈的可能是懷舊和鄉愁：一種對過往生活的留戀、一種對（理想化）記憶的追溯及享受。港人在新年所懷緬的，當然不是大陸的「鄉下」生活（上一代的移民或新移民除外），而是未高度「發展」、未被地產霸權宰制、未被自由行旅客凝視的舊日本土



社區生活。這種舊日的社區生活在新年特定的時空竟然（部分）復活，具體表現在各區突然湧現的小販夜市上，表現在那些平日難見蹤影的魚蛋檔、腸粉檔上，因而更刺激我們懷舊的情感，亦令我們重新審視香港的城市空間運用。

新年的小販市集像是復與舊日的「大笪地」：一笪無需沒有任何設施的空地/街頭，一到黃昏就熱鬧起來，有各類小販攤檔聚集。他們是香港本土文化的泉源，亦開拓了一個地方的使用想像。若按傅柯（Foucault）的說法，小販市集的空間是「異托邦空間」（heterotopia）——不是烏托邦那種不存在的虛構空間，而是在地產霸權橫行的主流社會文化以外，一種實在的、帶有異質性及反省力的邊緣空間。這樣的空間正正反照並且補償主流社會空間的缺失，比如集團化、標準化及非人化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我們對這些空間的想像多少帶點美化、浪漫化的色彩。平心而論，這些突然冒起的小販未必美味可口，亦未必如很多人所說的富有人情味，但他們至少不像連鎖店那般千店一面，不容個（人）性。

新年假期很快就過去，這些突然冒起的小販市集很快就因「正常生活」的恢復而消失，然而港人懷舊的情感卻會繼續延續下去，因為當下的城市空間實在過於不堪。懷舊自然是一種供人「消費」，令心靈得到安慰的情感，但若然我們把懷舊化為一股改變當下現實的力量，不陷入「舊就是好」的迷思，認真細緻地思考我域的空間運用問題，實踐空間運動，那麼我們就不用寄託懷舊的安慰，而是活在一個真實而宜居的空間。圖